

红 / 色 / 经 / 典

新儿女英雄传

袁静 孔厥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这部小说描写冀中白洋淀地区劳动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觉醒和进步。作者以青年农民牛大水、杨小梅的成长为故事的核心，刻画了具有民族觉悟和正义感情的“新儿女英雄”们的群像。作品的语言质朴生动，充满生活气息，情节流畅自然，一气呵成，是一部朴素耐读的好作品。



保卫延安
林海雪原
平原枪声
暴风骤雨
吕梁英雄传
新儿女英雄传
野火春风斗古城
太阳照在桑乾河上

第一回 事 变

炮声一响，
眼泪满眶。

——民谣

—

牛大水二十三岁了，还没娶媳妇。

他娘已经去世，家里只有老爹和一个小兄弟，没个娘们家，过日子真难啊！

老爹常想给大水娶个媳妇，可是大水说：“咱们使什么娶呀？”老爹说：“没办法，再跟申耀宗借些钱儿吧。”一听说借钱，大水就急了。自从娘死那一年，指着五亩苇子地，借了申耀宗六十块现大洋，年年打利打不清，就像掉到井里打扑腾，死不死，活不活的。大水说：“唉，还不够瞧的！要再借，剩下这可怜巴巴的五亩地，也得戴上笼头啦！”老爹说：“小子，不给你娶媳妇，我死也不合眼！咱们咬咬牙，娶过媳妇来，再跳打着还帐不行啊？”大水可不同意。这好小伙子，长得挺壮实，宽肩膀，粗胳膊，最能干活；总是熬星星，熬月亮，想熬个不短人、不欠人的，松松心儿再娶媳妇。

这一年，正赶上“七七事变”。芦沟桥的炮声咚咚响，在堤上听得很真的。人们都惊慌起来了。这村名叫申家庄，在河北

省白洋淀旁边。离这几十里地，有个大村叫何庄。何庄有个三分局，局子里接了队伍的命令，向各村要伕子，开到西边去，挖战壕、做工事。牛大水也去了。局子里的警察挺横，动不动就打人，大水的光脑瓜儿上也挨了几棍子。这么黑间白日地修了一个多月。谁知刚修好，队伍就哗地退下来，一路抢人劫道，闹得很凶。工事白搭了。局子也自动地散了摊儿。不久，保定失守。日本飞机天天来头上转，城里掉了几个蛋。大官们携金带银，小官们拔锅卷席的，都跑光了。

村里人们更惊慌了。牛大水下地一回来，就到村公所探听消息。公所的大院子里，有好些老乡站着，眼巴巴地听北屋里村长申耀宗和士绅们商量大事。那些有钱人吓得文字眼儿也没有了，有的说：“跑吧！别伸着脖子等死。”有的说：“丢下家业怎么办？不如看看风势再说。”真是人心惶惶，谁心里也纠着一个疙瘩啊。

第二天，逃难的下来了，流着泪，纷纷乱乱地走过。大水爷儿三个还在种麦子呢。这麦地是租来的。他们没有牲口，只好弟兄俩在前面拉着，老爹在后面掌耖。兄弟年纪小，那么重的耖，全靠大水拉。大水这壮小伙子，可真像条牛似的，拉得怪起劲儿。逃难的人们瞧着，叹气说：“唉，这是什么时候呀，你们还种麦子！估摸能吃上啊？”大水心里也慌了。他站住脚，直起腰来，对老爹说：“真是，种也是白种。要不跑，怎么也是个死！”老爹瞪着他说：“跑哪儿去？快拉你的牲口吧！死了倒好，死不了总得过呀。”

以后逃难的越来越多，大水的表哥家里也逃来了亲戚，是表嫂的娘和妹子。她们的家在保定附近，逃到这儿已经上灯了。那老婆儿坐在炕上，拍着腿说：“可活不了啦！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败兵，土匪，折腾来，折腾去……咱娘儿俩可怎么躲过

这个灾呀！你妹子也大了，要早早寻个主，我也少操些心。眼下孤儿寡妇的，真叫人遭难啊！”说说她就哭了。

过了几天，表嫂到大水家来，想把她妹子杨小梅说给牛大水。大水他爹一听，就笑得满脸皱纹，嘴都合不拢了，说：“这可太好啦！我们家光景不强，只看你娘愿意不愿意啦。”牛大水嘴里含糊糊地说：“这年头，还娶媳妇！”心里可是滚上滚下的了。以前杨小梅常来她姐姐家住，大水和她短不了见面，也说过话。那杨小梅，模样儿长得俊，什么活儿都能干，心眼儿又挺好。大水有一次拿着活计去央表嫂做，表嫂忙不过来，小梅就不言不语的接过去做了。这会儿大水心里想：“小梅真不错！要是娶她做媳妇，我这一辈子可就心满意足啦。”

表嫂知道大水心里愿意，跟他爹说了几句话，就回去和娘商量。小梅正坐在炕头上做活儿。她今年十九岁了，虽然个子不大，可是长得很结实，平常挑起整桶的水来，走得个快。她娘是个老派人，还叫她留着一条粗辫子，额上梳着“刘海儿”。这当儿，她一对大眼睛抬起来，看见姐姐对她笑着，低声儿和娘说话，知道是在谈她的亲事呢，就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儿，低下头，假装做针线活，眼不看，嘴不说，耳朵可直楞楞地听着哩。她心里盘算：“大水可真不错呀！好小伙子，老实巴交的，挺和善。能找这么个知疼着热的庄稼人，我这一辈子也就称心如意啦。”谁想她娘千不嫌，万不嫌，就嫌大水家里穷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说：“这门亲事，慢慢儿再商量吧。”

牛大水的表哥，早就不在家里了。本来他是个铁匠，暗里在了共产党，就开个饭铺儿，搞交通，还掩护革命同志来往活动。后来局子里“剿共”，到处抓人，他在家站不住脚，就出外去了。表嫂成年价织席编篓，养活着一家人。她娘看她挺困难，住了几天，就带着小梅，到姥姥家去。小梅的姥姥家，也不远，

在白洋淀里大杨庄。这亲事可就不冷不热地搁下了。

二

秋后，土匪闹大了。这一带好些村子都有了土匪，各自安了番号。申家庄有个小土匪，名叫李六子。李六子有一支枪，五个人。他把村长申耀宗叫去，说：“怎么着？旁的村都安上国号啦，咱村不成立一拨人，人家来吃咱们我可不管哪！”申耀宗瞧他邪得厉害，自己手下的保卫团又都跑光了，心里有些怕，就依从了。

当天下午，他们在家庙院子里召集人们讲话。大水爷儿俩也去了。瞧见李六子提着一把“搂子”，登上台阶说：“我有个事儿跟大家念叨念叨，眼下哪儿都成立‘锅伙’，各村保护各村。咱村也得成立一班人，就吃这个村。这年头，可不分你的我的啦，谁愿意来就来，这就叫‘共点’（共产）！”说着他走下来，掏出一盒大英牌烟卷，嚷着：“咱们共了吧！”就把烟卷几分了分。当下在家庙院子里安上一口大锅，屋子里盘上一条大炕，“申家班”就算成立了。

大水他爹看了很生气，把脖子一扭，拉着大水就走。一边走一边说：“这些人尽是瞎折腾，咱们快家去干活！”一到家，可就有个叫小小子的来找大水，商量入伙。牛大水老老实实说：“不行，咱们辈辈没出过这号人，叫人说邪气！”小小子一个人去了。

这时候，西面铁路线上，日本鬼子往南开，这儿还能透一口气。大水回家就去割苇子了。爷儿三个上了小四舱，十二岁的牛小水很灵巧地打起棹（就是桨），船儿出去半里远，来到白洋淀的苇塘里啦，两张磨亮的镰子就浸到碧清的水里割起来。

也不看天上雁儿飞，也不听水鸭水鸡儿叫，大水心里结记着杨小梅，她也在淀里呀，亲事怎样了？谁知道小梅拗不过娘，娘把她许给别人了！已经定了亲。男人名叫张金龙，住在何庄，离大水家不远。大水可不知道啊！日头将没不没的时候，水面一片红光，耀眼睛。他们的船儿载着苇子，又重、又慢，弟兄俩吃力地打着棹，回到堤边来。把苇子全背上岸，天早黑了，月儿已经一树高。

就在这几天，何庄也成立了“何庄班”，架势可大多啦。领头的何世雄，是个国民党员，在中央军队伍里当过参谋长，家有好地五十顷，枪多人也多。跟小梅定亲的那个张金龙，原是何世雄家“护院的”，也参加了“何庄班”，还当了个小头儿。另外，有些散兵，有些警察，也参加了。李六子和附近的土匪们，怕吃不住劲，都投奔过去了。“何庄班”这就更霸道，更吃开了。天天向各村要东西，要面八百斤，要肉八百斤，要油要醋……要什么都是八百斤。老百姓说：“八百斤，八百斤，剥了皮，抽了筋！”他们可还要钱，按花户，百儿八十地摊。大水家刚把苇子给申耀宗打了利，剩下的只得交款。

大水家交款的第二天，那张金龙骑着大骡子，挎着盒子枪，跑到申家庄来招人。他瞧见牛大水背个粪筐拾粪呢，就勒住了缰绳，歪着头，露出一颗金牙，笑着说：“嘻，傻小子！弄那干吗？跟我去吃白面卷子炖猪肉吧。”大水可认得他，急得光脑瓜儿直冒汗，说：“咱，咱不行，咱没那号本事！”张金龙睁大了眼：“什么？‘没本事’！猪肉白面你不会吃？”大水低下头，随手铲起一块粪，扔到粪筐里，说：“邪魔歪道弄来的东西，咱不稀罕！”一面走开去。张金龙满脸的瞧不起，拿眼斜他，说：“嘿，娘老子没把你造好！你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啦！”就踢踢骡子，虚打一鞭，跑了。

三

十月，吕正操将军的队伍上来了，在南边，离这儿一站路。大水家邻舍有个李二叔，赶高阳集卖布回来，说：“红军来啦！”这老头儿得意地讲：“红军”跟这些吃喝队可不一样，穿的粗布，吃的小米，打日本，爱百姓，把那一带土匪收的收，剿的剿了。他翘着大拇指，说：“这才是正式军头呢！要想打日本，参加这个去。入了吃喝队，可就成了邪派啦。”同样的消息到处传，马上有好些小伙子，奔高阳投军去了。“何庄班”怕“红军”剿他们，就摇身一变，变成自卫团。有个中央军的连长，外号郭三麻子，也是个国民党员，从铁路上逃下来，在这儿混，何世雄封了他个副团长。他两个互相利用，在这一带当起土皇上来

了。

这时候，牛大水可还在巴巴地等着结亲呢。表嫂不好跟她们说实话，日子长了，大水也估摸着没指望了。家里又是出项多，进项少，怎么也熬不出头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，常揭不开锅。大水觉得很不顺心，气闷闷地对爹说：“这年头真够瞧！嘴又不能挂起来，还不抵我去当兵呢！”老爹说：“你也入了邪？快安分守己，巴结着好好干，赶明儿娶了媳妇……”大水不耐烦地说：“别提了！一辈子不剃头，也不过是个连毛僧。我还不如去当兵哩！”老爹气得拿烟袋锅子敲他的脑袋说：“你这个小兔崽子！不让你当兵，你偏说，你偏说！”大水噘着嘴，闷着头儿睡觉了。

想不到——表哥回来了。

大水去看表哥，表哥可不在家。表嫂说：“他一回来，扔下铺盖卷儿就串门子去了。”大水想去找他。表嫂说：“不用找，他

多半是到刘双喜那儿去了，一会儿就回家吃饭。”大水等了一阵，表哥才回来了。

表哥姓蔡，人都叫他蔡铁匠，也叫他黑老蔡。多时不见，大水看他还是那样粗壮，那样“棒”，脸儿黑不溜、笑咪咪、连鬓胡子毛碴碴的。他衣裳很破，精神很好，亲热地和大水说话。街坊邻舍，亲戚朋友，听说他回来了，也都来看望。黑老蔡是个有名的正直人，谁都爱和他见个面，说个话儿，两间小屋里就挤得满满的啦。

这会儿“国共合作”，世事变了，黑老蔡也不再躲躲藏藏的了。他把战争的消息报告给大家，还说了许多救国的大道理，什么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啦，什么“全国人民总动员”啦，还说要“改善人民生活”……嘿！一套一套的，都是没听过的新鲜话儿呀，人们听得怪起劲儿。

后来人散了，大水还坐在那儿没走。表哥烁亮的眼睛望着他，忽然说：“大水，我问你，你愿意当亡国奴吗？”大水说：“谁愿意呀！当亡国奴不好受，你不是说了吗！”表哥走到他身边，低声说：“好，不愿意当亡国奴，就跟我干！咱们成立自卫队，日本鬼子来了，就跟他打！”大水刚才听黑老蔡说了半天，可还有些不相信，说：“咱们赤手空拳，打得过人家？”表哥笑着说：“不怕鬼子千千万，就怕百姓起来慢。只要老百姓起来了，没个打不赢！武器也不用愁，咱们有的是。你明儿就帮我去弄回来，行不行？”大水一时有些慌乱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行倒行……就是明天我地里有点活儿……”表哥笑了一笑，说：“不用怕！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咱哥儿俩走一遭，谁也不注意，保险没事儿。”大水迟疑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要去得和我爹说说。”表哥摇摇头，拍着他的肩膀：“老弟，别跟他说！说了去不成，还怕坏了事儿。”就凑到大水耳朵边，低声教给他一个办法。大水听了，想了想，

笑起来说：“这倒行喽，就这么着吧。”黑老蔡又鼓励了他几句，大水就回家了。

第二天，表兄弟俩挑着两担鱼篓子，一前一后地走。人们问：“哪儿去呀？”黑老蔡随口答：“倒个小买卖——逗点鱼去。”两个人出了村，沿堤走了一阵，表哥就领着他往西奔。傍黑，他俩过了湓河，到了河西村。走到一家人家，一个老婆婆开了门。表哥说：“我们来拿东西了。”那白头发的老婆婆掌着灯，引他们进了一间草棚子。扒开柴禾垛，露出两个麻袋，打开来，里面全是手榴弹，大大小小，足有二三百颗，装了满满四篓子，用荷叶盖严。他们喝了些水，吃了些饽饽，表哥和老婆婆低低说了一阵话，两个人就挑上担子，连夜往回赶。

路上，大水悄悄问表哥：“这么些炸弹，都是谁给的？”表哥笑着说：“谁也没给。这是手榴弹，都是我们拾来的。中央军撒丫子跑，这一带丢下的武器可多呢！我们一伙人还拾了好些个大枪手枪，都交给吕司令了。咱们凭这些手榴弹，就要打江山！嗨，你瞧着吧。”

两个人回到村里，已经鸡叫三遍了。双喜正在学堂等他们。学堂在事变以后早就没人了。刘双喜是个织布工人，捎带种着“巴掌大一块地”。这人瘦瘦的，很机灵，独个儿在教室里已经挖好两个坑。三个人悄悄把手榴弹藏好，才回去睡觉。

四

只几天工夫，黑老蔡就暗里联络了十来个小伙子，天天晚上在学堂开会，把“抗日自卫队”的牌子也亮出去了。还到处吹风，说：“吕司令给发了好几打‘插锁盒子’（盒子枪名），谁要反对抗日，就把谁拾掇了！”

牛大水白天干活，晚上跟着表哥闹腾，觉得很“得”。他爹说他：“你撒什么疯呀？”他说：“闹抗日啊！”老爹说：“中央军几十万还抗不住，溜得一根毛毛也没剩，你有多大能耐，就能抗啊？”大水给问住了，就硬着头皮顶他：“不抗怎么着？叫我当亡国奴啊？”这下老爹又给问住了，瞪着眼儿说不出话。大水紧一步说：“你不叫我干，我出外当兵去！”老爹怕他当兵，心就软了，嘴上赌气地说：“看你叫人家穿着鼻子走，反正我管不了你，你爱怎么就怎么吧！”大水又兴头头地跑出去了。

申耀宗见黑老蔡回来，领着一拨人，折腾得挺欢，怕他们闹共产，心里很嘀咕。刚好他手下保卫团的团丁回来了几个，他腰杆子又硬了，就想压一压这些人。可又听说他们有枪，就派乡丁崔骨碌先去探探虚实。

晚上，崔骨碌悄悄溜到学堂偷听，给自卫队站岗的高屯儿发现了。高屯儿年纪虽轻，个子可长得很高。他藏在暗处，拉开大嗓门吼了一声：“谁？不言声可开枪啦！”崔骨碌以为他真有枪，吓得不敢说话，也不敢跑。高屯儿就把他带到屋里去见黑老蔡。崔骨碌心里害怕，一进门就垂着手儿，作出一副可怜相，说：“蔡师傅，蔡先生！你们可别打枪。我这是给人家当差啊！当差不自在，自在不当差，我……我这也是没办法呀！”黑老蔡好言好语盘问他，他不说实话。黑老蔡生气了，一吓唬他，他才骨碌着眼珠子，把申耀宗吩咐他的话，一句句照实说了。黑老蔡觉得好笑，指着那两个装手榴弹的坐柜说：“盒子枪手榴弹可有的是！你回去告诉申耀宗，叫他老老实实的。咱们欢迎他抗日，要再这么背地里鼓捣，我们就跟他干！”崔骨碌一叠连声地答应着，退出去了。

黑老蔡他们连夜商量对付的办法。第二天下午，自卫队每人腰里掖满了手榴弹，有的用皮带勒着，有的用褡包缠着。各

人还拿一把小笤帚，用布包好，吊在屁股上，用袄盖着，冒充盒子枪。有的把打鸟的火枪背起来。他们排了队，走在街上，唱着《大刀进行曲》：

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！
全国武装的弟兄们，
抗战的一天来到了，
抗战的一天来到了……

他们一路走着，还很威风地喊口号。牛大水老怕人家看出他屁股后面是假枪，一会儿用手摸摸，一会儿扭过头看看，生怕那笤帚疙瘩掉出来。这么着转游了几条街。到了村公所，一拥进去，黑压压地挤了半屋子。

村长申耀宗穿着蓝袍黑背心，钮扣上挂个表链儿，向来是很神气的。这会儿，瞧见黑老蔡他们许多人拥进来，可把脸儿都吓黄了，忙摘下缎子小帽，点头哈腰地让座，又叫崔骨碌倒茶拿烟。

黑老蔡在太师椅上一坐，说：“不用客气。现在国共合作了，大伙儿团结抗日，你们怎么着？”申耀宗坐在一边，摸着八字胡回答：“没说的，没说的。如今——国难当头，不抗日也不行啊！兄弟向来就是主张抗日的。”黑老蔡说：“这就好。既然都是抗日的，咱们就是一家人，你们的保卫团跟我们的自卫队，可以合并在一块儿，统一起来，干什么也方便。你看怎么样？”申耀宗心里不同意，嘴上说：“这……”他不好说出口，就假装咳嗽，三咳嗽，两咳嗽，把话都咳进去了。黑老蔡问他：“这怎么样？”申耀宗为难地说：“这……好倒好，可就是……兄弟一个人也做不了主，咱们慢慢儿再商量吧。”

黑老蔡见他故意推托，刚想说话，有个老乡跑来报告：孙公堤那儿发现一伙劫道的，在打枪呢。申耀宗和他手下的保卫团都面面相觑，不言声儿。黑老蔡站起来说：“咱们瞧瞧去！”可是申耀宗说：“孙公堤打枪，与我们没什么关系，咱们还是少管闲事吧。”黑老蔡奇怪地说：“不管？那咱们是干什么的呀？不保护老百姓，拿着枪干吗？你们怕死，你们待在家里，我们去！”几句话说得申耀宗脸上下不来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要去咱们一块儿去。”黑老蔡就领着自卫队走在头里，村长和保卫团跟在后面，一伙人沿着淀边，直奔孙公堤。

这当儿，牛大水可慌了，一面摸着笤帚疙瘩，一面想：“坏了！弄这玩艺儿是作作样子，吓唬吓唬人的么，真打起来，可打个蛋呀！”他瞧着身上手榴弹倒不少，忙拉拉旁边的高屯儿，小声问：“手榴弹怎么个打法？”高屯儿说：“谁打过呀！”大水着急地想：“这可是作了瘪子啦！”西北风飕飕地刮，大水还一身一身地出汗。看表哥，表哥可满不在乎，挺着腰，跨着大步子，一股劲地往前走。

到了孙公堤，劫道的不见了。绕了一个圈儿，也没找着。申耀宗高高地站在“土牛”（堤上护堤用的土墩）上面，望了一会儿，消消停停地捻着胡子说：“哈！幸亏没碰上，你们的手榴弹怕不响吧？”黑老蔡眼睛对他一闪，说：“什么？不响？”就拉开线儿，一颗手榴弹飞出去，喊了一声：“瞧吧！”手榴弹轰地炸开了，土冲得很高，惊得野地里鸟儿都乱飞。申耀宗吓得滚下来，爬在“土牛”后面，也不管绸袍儿弄脏了，嘴里埋怨说：“你，你怎么闹这玩艺儿呀！”自卫队都拍手叫好。

高屯儿这愣小子，挽起袖口，说：“我也来一个！”他照着葫芦画瓢，也摔了一个，也炸响了。申耀宗刚站起来又爬下，慌忙说：“得了，得了！我知道响了就行啦，别伤着人！”刘双喜滑稽

地眨了眨眼儿，故意举起手榴弹摇晃着：“不行不行，我还没扔呢。你们小心！”申耀宗刚爬起来，连忙拉着他的胳膊说：“算了算了，你这是开什么玩笑呀！”双喜作了个鬼脸儿，许多人哈哈大笑。高屯儿拍拍牛大水说：“喂，伙计，你的盒子枪可别走火啊！”大水摸着笊帚疙瘩，也忍不住笑起来。天已经黑糊糊的了，一伙人就回村了。

当天晚上，黑老蔡又派人去请申耀宗，来谈判合编的事儿。申耀宗推托着了凉，打发秘书来说，“合了也可以。”黑老蔡提出：申耀宗还当他的村长，自卫队的队长由这边派；两方面结成统一战线，成立动员会，实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有枪出枪。比如：申耀宗私人藏的枪，也应该拿出来抗日。秘书回去一说，申耀宗一夜没睡着。第二天，黑老蔡他们又去，申耀宗都应承了。合编中间，保卫团的团丁，有的留下，有的不干了，大枪都重新分配。以前班长带的一支盒子枪，就挎在黑老蔡身上了。

接着，黑老蔡他们到附近各村，把财主家的枪都动员出来，还捐款买枪。抗日自卫队扩大了，枪也更多了。

五

黑老蔡一伙人的活动，给何世雄知道了，就出了个鬼点子，叫郭三麻子和张金龙、李六子带一班人，一个个都挎着盒子枪，突然来到申家庄村公所，要八百斤槽子糕。申耀宗一听就知道是来闹事的，故意去找黑老蔡报告，说：“哪儿去弄这么些槽子糕？这事儿我办不了。蔡队长，你打发他们吧。”黑老蔡听了很生气，就带着高屯儿、牛大水，跟申耀宗到村公所。

公所里，郭三麻子大模大样地坐在椅子上，穿着国民党的

军装，挎着武装带，领子上还别着过去的红领章。站在他身边的张金龙，穿着一身黑的便衣，头发往后梳得贼亮，身上挎着两支枪。旁边站着一溜人，穿什么服装的也有，都拿着枪，一个个贼眉怪眼的。郭三麻子瞧见申耀宗引着个连鬓胡子的黑大汉进来，后面跟着两个土头土脑的壮小伙子，知道那头前一个挎盒子枪的准是黑老蔡，就故意瞧不起地问：“你是蔡铁匠吗？”黑老蔡左手叉腰，右脚踏在板凳上，胳膊弯儿往膝盖上一撑，说：“我就是蔡铁匠，你怎么样？”郭三麻子说：“怎么样？叫你们村里马上准备八百斤槽子糕，送到我们团部去！”

黑老蔡嘿嘿嘿地冷笑，说：“老百姓连棒子窝窝都吃不上，你们吃槽子糕吗？”李六子得意地说：“我们都上火，就得吃槽子糕！”高屯儿说：“哼！想得倒不错！”牛大水也壮一壮胆，冒一股子劲说：“嘿，这么个穷村，连个点心铺子也没有，哪来的槽子糕呀？”郭三麻子脸儿一沉，说：“别废话！你们到底送不送？”这时候，刘双喜叫来了自卫队和许多老百姓，都拥在院子里听呢，听到这儿，双喜这瘦个儿气得跳起来，对大伙儿嚷着：“你们说，有槽子糕没有？”大伙儿齐声喊：“没有！”

里面，郭三麻子涨得麻脸儿通红，威胁地说：“谁在闹？这是我们何团长的命令。你们要不送，跟我们走，有话跟我们团长说去！”说着回头使了个眼色，立时喀嚓喀嚓一阵响，十来把盒子都顶上了子儿，大小机头张着，提在手里。高屯儿急了，赶忙把手里的大枪也推上了子弹。自卫队都拥在门口，哗啦哗啦地拉着枪栓。牛大水心里扑通扑通直跳。申耀宗偷偷溜出去了。

忽然，黑老蔡直了身子，举起一只手，怪有意思地眯着眼睛，说：“好吧！要吃槽子糕的跟我走！”张金龙一条眉毛压下来，狠狠地瞪着：“姓蔡的，你别开玩笑！”黑老蔡扬着脑袋说：“你们有上级，我们也有上级，要吃槽子糕，跟我到吕司令那儿吃

去！”高屯儿说：“着！吕司令那儿槽子糕多得很！”门外也都喊起来：“到吕司令那儿去！到吕司令那儿去！”郭三麻子眼睛瞪得跟牛蛋子似的，猛地站起来，对黑老蔡拍着桌子说：“放你娘的屁！我们不认得什么驴司令牛司令！这家伙故意捣乱，把他捆起来！”几个人就冲上来抓黑老蔡。黑老蔡拿着盒子枪，走下一步，大声喝着说：“谁敢捆我！”刘双喜一伙，有的提着枪，有的拿着手榴弹，都拥进屋里来。

正在这工夫，外面一阵马蹄声，来了三个军人，都穿着灰粗布军装，跳下马，走进院子。头前一个问：“蔡队长在哪儿？”人们说：“在屋里呢。”他跑进屋里，一见黑老蔡，忙握手招呼。黑老蔡高兴地说：“教导员，你们都来啦？”那教导员说：“大队在后面，我们先来跟你接接头。”黑老蔡说：“好好好，咱们过那边谈谈。”就和自卫队招呼他们到西屋去了。这儿，郭三麻子一伙都傻了眼儿。张金龙暗里推推郭三麻子说：“咱们走吧。”郭三麻子就高声说：“今天时候不早了，明儿个再来要吧！”李六子说：“对，槽子糕明天再吃！”这一伙毛蛋蛋子，一个个都溜了。

来的是吕司令的一部分队伍，住下以后，专门剿土匪，整顿地方武装。他们派人跟何世雄交涉，要他抗日，要他接受领导，遵守纪律。如果不服从，就要缴他们的枪。何世雄没办法，全部接受了。

六

腊月初十，黑老蔡打发牛大水到何庄集上买火药。大水买了火药，正在街上走，忽然听见后面枪响，和一阵咪哩嘛啦的声音。赶集的人们纷纷往两边让开，把大水挤到台阶上了。他